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MI 入库集刊

藏学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33 辑

2025(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学术顾问

(以姓氏拼音为序)

阿旺嘉措 巴桑旺堆 才让 黄维忠 李志农
刘志扬 罗布 沈卫荣 苏发祥 索端智 仝涛
谢继胜 夏格旺堆 叶拉太 意西微萨·阿错 张云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霍巍 石硕

执行主编 张长虹

副主编 玉珠措姆 陈波

编辑委员会委员 黄博 李锦 李帅 励轩

(以姓氏拼音为序) 吕红亮 南英 熊文彬

徐君 杨锋 邹立波

本期编辑 张延清 嘎尔让 许渊钦

杨清凡 李志英 卢素文

英文摘要 麦伟哲 (William A. McGrath)

编辑部主任 孙昭亮

目 录

唐李知古经略姚州相关史实考察——兼论睿宗朝对吐蕃政策的两次转向	严寅春 薛婧 / 1
元明时期西藏回遮蒙古人之咒术仪轨实践探析	多杰仁青 / 12
宗喀巴与帕竹地方政权交往关系新探	拉毛加 / 32
1708 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驻留西安广仁寺考——以一道《康熙满文朱批奏折》为证	胡晓兵 次仁德吉 / 49
七世达赖喇嘛移驻康区与雍正八年的瞻对之役	刘锡钺 / 70
康雍乾嘉朝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赖喇嘛考述	苏都必力格 呼和 / 87
八世哲布尊丹巴在藏转世史实考	孙琦 / 103
藏文梵语拼读法类文献研究（一）：从 10 世纪末的梵文转写到西藏第一部梵语拼读法文献	扎西本 / 116
托忒文文献《札哈沁寺庙志》考述	M. 乌兰 阿音娜 特尔巴图 / 154
中国西藏东南地区“颇萨”税考析	马睿 / 168

梅·戈尔斯坦及其美国与中国西藏地方事务关系研究	柳欢 徐海霞 / 187
近五十年来《川番译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振 / 201
陈庆英先生藏学年谱初编	许文静 / 216
互动与交融：第二届“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评述	
.....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 245	
摘要	/ 278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f Li Zhigu's Governing of Yaozhou —— Two Shifts in Emperor Ruizong's Policy Toward Tubo <i>Yan Yinchun Xue Jing</i>	1
An Analysis of the Mongol-repelling Ritual Practices in Xizang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Dorje Rinchen</i>	1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songkhapa and the Pakmodrupa Regime <i>La maojia</i>	32
A Study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sangyang Gyatso's Travels to the Guangren Temple in Xi'an in 1708 <i>Hu Xiaobing and Ciren Deji</i>	49
The Relocation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 to Kham Region and the Battle of Nyarong in 1730 <i>Liu Xiyue</i>	70
A Study on the Successive Incarnations of the Zasak Da Lama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i>Sodbilig Huhe-Borjigid</i>	87

A Study of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Eighth Jebtsundamba in Xizang <i>Sun Qi</i>	103
Reading Sanskrit in the Tibetan Literature (1): From Tenth-century Transliterations to the First Tibetan Guide to Sanskrit Pronunciation Methods <i>Tashibum</i>	116
An Examination of the Todo Script Document: <i>The Chronicle of Jakhachin</i> <i>Monastery</i> <i>M. Ulaan, Ayanna and Töröbatu</i>	154
An Analysis of the <i>Posa</i> Tax in Southeast Xizang, China <i>Ma Rui</i>	168
Melvyn Goldstein and His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cal Affairs of Xizang in China <i>Liu Huan and Xu Haixia</i>	187
A Review and Outlook of Research on the <i>Chuanfan yiyu</i>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i>Wang Zhen</i>	201
A Preliminary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Prof. Chen Qingying in Tibetology <i>Xu Wenjing</i>	216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 Review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Along the Plateau Silk Road <i>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i> <i>Xiza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i>	245
ABSTRACTS	278

康雍乾嘉朝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喇嘛考述^{*}

苏都必力格 呼和

内容摘要：多伦诺尔会盟之后，清廷在多伦诺尔先后敕建了汇宗寺和善因寺，并派驻了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由此，多伦诺尔逐步发展成为漠南蒙古地区佛教中心之一。本文通过考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喇嘛的人事更替，总结出以下基本历史事实：多伦诺尔寺的历任札萨克达喇嘛多为具有在西藏或北京求学、任职经历的青海籍高僧。这一特点反映了清廷在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政策上所采取的平衡策略，即通过派驻札萨克达喇嘛来管理蒙古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很大程度上考量了作为藏传佛教文化腹地的西藏与蒙古地区佛教之间的平衡关系，使札萨克达喇嘛在两地之间的联系中发挥了中转作用。而札萨克达喇嘛的任命及人事更替正是体现了上述历史事实。同时，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关乎蒙古地区佛教史研究诸问题，对其进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引言

多伦诺尔会盟之后，清廷不惜耗费巨资在多伦诺尔修建了多伦诺尔寺。多伦诺尔寺

^{*} 本文系内蒙古大学青年学术人才科研启动项目“2026年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金”（10000-A25208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体是汇宗寺和善因寺。康熙三十年（1691年），始建汇宗寺，康熙五十一年（1714年）竣工¹。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皇帝敕建善因寺，雍正九年（1731年）建成²。清廷规定，蒙古各旗派学僧驻寺学经，这使得藏传佛教在漠南蒙古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为日后多伦诺尔成为漠南蒙古地区有名的藏传佛教中心之一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随着规模的扩大，在多伦诺尔形成十四个佛仓、十个官仓和众多档子房，鼎盛时期驻寺学僧达到三千余名。为了方便管理众僧，清廷在多伦诺尔寺设置印务处，派驻了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简称“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总管喇嘛班第事务或所谓多伦诺尔寺印务。就清代藏传佛教制度而言，“札萨克达喇嘛”为特有的僧职，除了多伦诺尔以外，锡勒图库伦、归化城、北京、五台山等地佛教大寺皆有派驻札萨克达喇嘛管理当地佛教事务。例如：“锡呼图库伦设札萨克达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归化城设札萨克达喇嘛一人、副札萨克达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六人，多伦诺尔设札萨克达喇嘛一人、达喇嘛二人、副达喇嘛二人。”³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的人事任命，受理藩院节制，由驻京各大呼图克图或蒙古地区高僧中选派任命。“札萨克达喇嘛”作为一种僧官职务，其产生、发展是藏传佛教在中原内地和蒙古地区传播发展过程中与满蒙政治文化相融合的本土化结果，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作为藏传佛教文化腹地西藏的藏传佛教行政管理制度。

有清一代，多伦诺尔寺作为漠南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中心之一而长期发展，有赖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它既是蒙古诸部与清朝政治中心北京的交通要道之一，也是西藏、甘青等地朝见使者及高僧大德进京的常经之地。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多伦诺尔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长期与北京、热河、西藏、甘青、漠北等地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上述地区佛教文化交融并汇聚于此。因而，多伦诺尔佛教史研究自然是多元文化、多种因素交织历史的展现。近年来，随着蒙古佛教史研究的深入，多伦诺尔寺研究已是一项有待拓展的议题和探究相关学术问题的重要环节。而就多伦诺尔寺权力运作核心——札萨克达喇嘛研究而言，目前，仅有胡日查《清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⁴作为为数不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曾关注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的更替情况并提及了一些札萨克达喇嘛，但该议题仍有很大的研究余地。就此，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拙文利用相关史

1 吴元丰：《汇宗寺满蒙汉三体碑刻文比较》，《满语研究》2018（2）：38。

2 郭美兰：《二世哲布尊丹巴与多伦诺尔善因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5）：30。

3 张羽新编著：《清朝治藏典章研究》（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693-694。

4 胡日查：《清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133-137。

料，对康雍乾嘉时期⁵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喇嘛进行考述，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二、康雍乾嘉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喇嘛

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一职，始设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首任札萨克达喇嘛为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却丹（1642—1714年）。关于二世章嘉担任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史实，《蒙藏佛教史》载“（康熙）四十年，谕旨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规定每年夏避暑多伦，并任宣扬传教诵经之责，冬返京任职。”⁶此述与《章嘉二世·阿旺洛桑确丹传记》载康熙皇帝著章嘉总管多伦诺尔全体僧人的旨意相吻合⁷。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敕封章嘉“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随赐金印⁸。自此，二世章嘉作为多伦诺尔寺首任札萨克达喇嘛。目前，少见二世章嘉担任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不过，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二月初八日的一件理藩院满文朱批奏折载“多伦诺尔札萨克之达喇嘛章嘉呼图克图”⁹看出，直至康熙五十三年初，二世章嘉一直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一职。不久，同年五月二世章嘉在多伦诺尔圆寂¹⁰。二世章嘉作为多伦诺尔的首任札萨克达喇嘛，从康熙四十年至康熙五十三年之间担任该职。

二世章嘉圆寂后，锡呼图诺颜绰尔济继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该世诺颜绰尔济为其第一世，是驻锡多伦诺尔的大呼图克图。目前，该呼图克图的事迹少见于史，其一些事迹只有从其弟子蒙古文传记《罗布桑旺济勒自传》略知一二。自传中有两段关于诺颜绰尔济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的时间及圆寂时间的记载：

羊年（1715年），锡呼图诺颜绰尔济被任命为多伦诺尔掌印喇嘛（札萨克达喇嘛）。¹¹

兔年（1723年）正月十三日，多伦诺尔掌印喇嘛（札萨克达喇嘛）锡呼图

5 限于史料条件，本文拟基于现有史料，对康雍乾嘉时期多伦诺尔历任札萨克达喇嘛进行考述，探讨相关问题，抛砖引玉。嘉庆朝以后札萨克达喇嘛则待另撰文考述。

6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扬州：广陵书社，2009：187。

7 阿旺确丹著：《章嘉二世·阿旺洛桑确丹传记》（藏文），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19：93。

8 阿旺确丹著：《章嘉二世·阿旺洛桑确丹传记》（藏文），2019：103。

9 《理藩院奏请补放热河庙之达喇嘛》（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31。

10 阿旺确丹著：《章嘉二世·阿旺洛桑确丹传记》（藏文），2019：130-131。

11 色·斯琴毕力格整理：《罗布桑旺济勒自传》，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6：502。

诺颜绰尔济圆寂。¹²

可见，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锡呼图诺颜绰尔济奉命出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这是由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二世章嘉圆寂，清廷任命锡呼图诺颜绰尔济继任该职。雍正元年（1723年）初，锡呼图诺颜绰尔济圆寂。

继锡呼图诺颜绰尔济之后，在雍正元年（1723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期间，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的任命情况因缺乏直接史料记载而显得有些模糊。但是，综合相关史料推测，甘珠尔巴诺们罕罗布桑簇勒提木可能曾暂署管理多伦诺尔寺的佛教事务。这一推测尤其得到新发现的一件藏文文本《金刚鬘与事续之四十五种曼荼罗灌顶仪轨》跋文的支持。该文本中将甘珠尔巴诺们罕称作“多伦诺尔寺达喇嘛”¹³（དོན་ལྡན་ནང་གི་རྒྱ་བླ་མ་ལྷོ་བཟང་ཚུལ་ཁྲིམས）。甘珠尔巴诺们罕与上述锡呼图诺颜绰尔济是同一时期的高僧，两人曾奉康熙皇帝之命在多伦诺尔共同校勘蒙古文《甘珠尔》¹⁴。

明确记载的是，从雍正十二年（1734年）起，青海广惠寺二世敏珠尔呼图克图罗卜藏丹津扎木措（1700—1736年）¹⁵曾选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蒙藏佛教史》记载：“雍正十二年，奉旨晋谒任职京师，敕赐朝车朝马驻锡东黄寺。选任多伦诺尔掌印达喇嘛，请赐果莽寺庙名，特颁广惠寺名号。乾隆元年，在多伦诺尔圆寂。”¹⁶不过，此记载仅示二世敏珠尔呼图克图曾选任多伦诺尔掌印达喇嘛，这很难让我们断定出其是否担任过札萨克达喇嘛。那么，二世敏珠尔呼图克图是否担任过札萨克达喇嘛呢？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的《赏赐乾清宫念经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等喇嘛缎匹银两单》如下记载：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清宫讽诵喇嘛一百零八名，讽诵二十一日。

赏缎各九匹者：慧悟禅师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

赏缎各七匹者：多伦诺尔拉果图呼图克图、归化城札萨克达喇嘛锡勒图呼图克图、五台山清修禅师达木巴呼图克图。

12 色·斯琴毕力格整理：《罗布桑旺济勒自传》，2016：622。

13 འཕེང་བ་དང་གི་ཡ་ཐུགས་པའི་དབྱིལ་འཁོར་ཞེ་ལའི་དབང་བསྐྱར་ཚུལ་གྱི་ཚལ་བཞུགས་སྟོ།། 编号 W1KG1321-v3: 102（上）。

14 《乾清门侍卫喇什等奏刻制甘珠尔经费折》（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1996：1264。

15 陈玮：《色科寺敏珠尔活佛考释》，《中国藏学》2012（1）：88-89。

16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2009：201。

赏缎各五匹者：副札萨克达喇嘛多尼尔兰占巴、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阿旺札穆扬呼图克图、归化城托音呼图克图、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

赏缎各三匹者：札萨克喇嘛商兰占巴、绰尔济伊希扎西、丹增吹达尔格隆、五台山札萨克喇嘛罗布藏楚穆皮勒格隆、归化城札萨克喇嘛罗布藏希拉布噶布楚、罗布藏拉布札格隆、根敦丹增格隆。

赏缎各二匹者：达喇嘛沙克沙巴忒格隆、罗布藏棍楚克格隆、伊西噶藏拉穆札穆巴、热河达喇嘛堪布罗洛伊卓特巴拉穆札穆巴。

赏缎各一匹者：达喇嘛十名、副达喇嘛九名。

赏银各三两者：闲散喇嘛十名、德木齐四名、翁则四名。

赏银各二两者：格隆五十一名。¹⁷

这件雍正皇帝为噶经有功喇嘛赏赐清单看似十分简单，然而，我们仔细观察后却可发现意想不到的收获。其实，清单中出现的喇嘛可分为两类，一是驻京喇嘛，二是京外喇嘛即外派喇嘛。二者的区别则是喇嘛名前是否有其驻地名称，若无则表示驻京喇嘛，且这类驻京喇嘛是不兼顾外派任务的。若有则表示京外喇嘛。那么，清单中恰有我们讨论的敏珠尔（二世）和将要讨论的拉果呼图克图（二世，即拉果图呼图克图）。从清单看，敏珠尔呼图克图名前未署驻地名称，这说明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时，二世敏珠尔的身份只是驻京呼图克图。据此推断，雍正十二年，二世敏珠尔无论是否有过“选任多伦诺尔掌印达喇嘛”，其实是没有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而二世拉果呼图克图则不同，清单直呼其为“多伦诺尔拉果呼图克图”。这表明其时二世拉果呼图克图正在多伦诺尔担任职务。

《蒙藏佛教史》也有一处关于二世拉果呼图克图的记载：

五十九年，经西宁大臣护送至京。召见后，赏给札萨克达喇嘛之职，拨给徒弟五十名；本人颁给六份苏拉喇嘛钱粮，赏骑朝马，入班噶经，奉旨管理热河喇嘛事务。雍正八年，调管归化城喇嘛事务。十二年，改管多伦诺尔喇嘛印务。乾隆二十一年圆寂。¹⁸

17 《赏赐乾清宫念经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等喇嘛缎匹银两单》（雍正十三年九月），《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30-31。

18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2009：204-205。

将此记载和上述清单结合之后可以推断出，雍正十二年（1734年），继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的是二世拉果呼图克图却扎什（1673—1756年）。清单说明，拉果呼图克图在其担任札萨克达喇嘛的第二年秋进京参加了皇家喇嘛经法会。《蒙藏佛教史》提及，二世拉果呼图克图在“改管多伦诺尔喇嘛印务”之前任札萨克达喇嘛一职，确有据可循。这一点，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初十日形成的《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查热河庙中喇嘛廩给折》所称“普仁寺札萨克达喇嘛喇库堪布呼图克图”¹⁹可以为证。其“雍正八年，调管归化城喇嘛事务”尚无史可证。关于二世拉果呼图克图出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后，《内阁户科题本》中分别于乾隆三年、乾隆十年、乾隆二十一年记录有拉库（拉果）呼图克图担任札萨克达喇嘛²⁰。总之，二世拉果呼图克图一直担任该职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圆寂。

由于二世拉果呼图克图的圆寂，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傅恒致信三世章嘉转达乾隆皇帝关于补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的旨意。为此如下一件寄信档记载：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傅恒〕寄信章嘉呼图克图。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谕：著寄信章嘉呼图克图，呼图克图转报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图呼图克图已亡故，已由部具奏，朕已知晓。此札萨克达喇嘛之缺，理应从呼图克图、达喇嘛选取。唯现在在京城之阿嘉呼图克图、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分别皆有交待之事，无法派往多伦诺尔。著呼图克图于所知之呼图克图、达喇嘛内，若有堪补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之人选，即刻报部，转奏补缺。钦此。钦遵，为此寄信。

将此信缮写后，由兵部加附封套，交兵部委署主事多隆果，驰驿送至多伦诺尔交付。²¹

据寄信档，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世拉果呼图克图圆寂后，三世章嘉向理藩

19 《吏部尚书隆科多等奏查热河庙中喇嘛廩给折》（雍正二年十月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合肥：黄山书社，1998：954。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户科题本》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编号：02-01-04-12890-005、02-01-04-15668-004、02-01-04-17497-005。

21 《领侍卫内大臣傅恒为谕将选堪补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人选报理藩院事寄章嘉呼图克图信》（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上），2016：411-412。

院报告了相关情况，理藩院再奏报乾隆皇帝。随后，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傅恒致信三世章嘉，转达乾隆皇帝旨意，要求章嘉推荐一位驻京呼图克图出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其时，阿嘉呼图克图、阿旺班珠尔呼图克图等均有其他任务。最后，章嘉呼图克图举荐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1689—1762年），补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之缺。为此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上谕继续记载：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奉上谕：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图呼图克图亡故，将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印务交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著其夏季驻于多伦诺尔讲经，阐扬黄教，冬季照常回京城，协理京城札萨克达喇嘛印务事。钦此。中书吉朗阿，交付理藩院。²²

从而可知，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继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其法名罗布桑丹毕尼玛，青海土默特蒙古人²³，拉莫德钦寺堪布，第四十四任甘丹赤巴罗垒札木素转世，故称二世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早年师从三世察汗诺们罕阿旺罗桑丹毕札勒散、二世章嘉、一世嘉木样等高僧，后入藏求学。雍正十二年（1734年），应召入京，敕封“慧悟禅师噶尔丹锡呼图呼图克图”。关于二世噶勒丹锡呼图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期间的情况，《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档案选编》收录的两件蒙古档案抬头显示：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十三日的一件档案抬头称：

暂署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慧悟禅师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札萨克印务之达喇嘛兰占巴绰尔济金巴教德色尔及善因寺达喇嘛噶布楚罗布桑喇什、副达喇嘛固什罗布桑却喇克之书。²⁴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二月初九日的一件档案抬头称：

22 《著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夏季掌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印务冬季回京协理京城札萨克达喇嘛印务之上谕》（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上），2016：412。

23 呼和：《明末清初土默特蒙古在青海的退缩与归宿》，《清史研究》2025（2）：150-158。

24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署理慧悟禅师葛尔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札萨克印务之达喇嘛兰占巴绰尔济金巴呼丹噶尔及善因寺达喇嘛噶加罗布桑喇什、副达喇嘛国师罗布桑确仁等为修缮寺院所需经费事致归化城都统之咨文》（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档案选编》（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269-271。

署理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慧悟禅寺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札萨克印务之达喇嘛兰占巴绰尔济之书。²⁵

这两件档案抬头体现了二世噶勒丹锡呼图在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期间的一些细节。我们注意到，文书抬头中带有“暂署”“署理”字样，这并不表明，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不在任职。众所周知，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是驻京呼图克图，按照惯例，驻锡多伦诺尔的驻京呼图克图并不是常年都在驻地，一般秋冬在北京，春夏在多伦诺尔驻锡。从文书成文时间二月、八月推断出，其时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已经不在多伦诺尔，所以，这才出现了如上所述其属下达喇嘛暂署印务的情况。时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下半年，札萨克达喇嘛二世噶勒丹锡呼图图克图请假返回原籍事宜曾向乾隆皇帝请求，随即乾隆皇帝准假之于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颁发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

十二月初三日奉上谕：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请假，明年春夏行走蒙古草原，返回原籍，再来年返回。等因请旨。著照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所请给假，行走蒙古草原，返回原籍。唯来年再返回，则时日过多。著呼图克图来年早些前往，年底即返回。于此，恩赏银二百两，妆缎二匹，蟒缎二匹，大绸缎五匹，玻璃器皿六件，瓷器八件。钦此。

（舒恒谏，萨灵阿校）²⁶

从上谕可见，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年底，二世噶勒丹锡呼图获假之后，计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春季返回原籍并于年底复职，且不卸任原职。不料，二世噶勒丹锡呼图在返回原籍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于其母寺拉莫德钦寺圆寂²⁷，结果直接导致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职位再度空缺。

二世噶勒丹锡呼图圆寂后，浩齐特部高僧毕力克图诺们罕阿旺丹津²⁸继任多伦诺尔

25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署理慧悟禅寺葛尔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札萨克印务之达喇嘛兰占巴绰尔济为告知已收到喇嘛钱粮并发给各喇嘛事致暂署镇威将军印务之归化城都统之咨文》（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初九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上），2013：271-272。

26 《著赏回籍之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银两绸缎等之上谕》（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上），2016：502。

27 《西宁办事大臣咨送所属青海蒙古王公及呼图克图诺们罕等源流册》（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哲仓·才让辑编：《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199-200。

28 阿旺确丹著：《章嘉二世·阿旺洛桑确丹传记》（藏文），2019：99。

札萨克达喇嘛。毕力克图诺们罕生卒年及详细事迹不详。关于其继任札萨克达喇嘛时间，从《章嘉若必多吉传》对三世章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事迹时提及“多伦诺尔的掌印喇嘛毕力克图诺们罕”²⁹情形看，是年由毕力克图诺们罕继任札萨克达喇嘛。《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九年）中称毕力克图诺们罕为“掌印达喇嘛毕力图那木夯、掌印达喇嘛札萨克、掌印达喇嘛札萨克必里克图诺们汗”³⁰，关于其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期间的情况，《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收录的六件蒙古文档案抬头成文时间（表一）显示：

表一

档案抬头原文之汉译 ³¹	文书落款时间
1. 掌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弘法禅师毕里克图诺们罕之书 ³²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2.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弘法禅师毕里克图诺们罕、达喇嘛莫兰木兰占巴纳旺勒克沙德巴之书 ³³	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3.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弘法禅师毕里克图诺们罕之书 ³⁴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4.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弘法禅师毕里克图诺们罕、善因寺达喇嘛罗布桑纳木扎勒之书 ³⁵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5.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弘法禅师毕里克图诺们罕、达喇嘛噶钦纳旺索特纳木之书 ³⁶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29 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若必多吉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214。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户科题本》乾隆二十九年五月，编号：02-01-04-15668-004。

31 根据档案原文 *Doluyan nayur-un süm-e-yin бүкүде mala bandi nar-i jakiruyči jasay-un terigün blam šajin-i undurayayči biligtü nom-un qan*，应译为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弘法禅师毕里克图诺们罕。

32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兴法师毕里克图诺们罕为报已收到俸银事致归化城副都统之咨文》（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上），2013：301-303。

33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兴法师毕里克图诺们罕为达喇嘛莫兰木兰占巴纳旺朗混等为发给驻多伦诺尔寺四名喇嘛钱粮事致绥远城将军协领归化城土默特官兵之将军衙门之咨文》（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下），2013：321-322。

34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兴法师毕里克图诺们罕为告知已收到喇嘛钱粮并发给各喇嘛事致署理绥远将军印务之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之咨文》（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下），2013：386-387。

35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兴法师毕里克图诺们罕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罗布桑那木吉勒等为派喇嘛到善因寺补缺事致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之咨文》（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下），2013：414-416。

36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兴法师毕里克图诺们罕及达喇嘛噶钦纳旺索诺木为修缮喇嘛禅房所需经费事致署理绥远城将军印务之归化城副都统之咨文》（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下），2013：471-473。

续表

档案抬头原文之汉译	文书落款时间
6.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弘法禅师毕里克图诺们罕、善因寺达喇嘛莫兰木兰占巴津巴丹津及副达喇嘛噶布楚罗布桑丹达尔之书 ³⁷	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以上六件蒙古文档案抬头及成文时间为毕力克图诺们罕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期间担任多伦诺尔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的具体体现。此外，毕力克图诺们罕的事迹还散见于《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月十三日，六世班禅在东行途中临近多伦诺尔时，札萨克达喇嘛毕力克图诺们罕派使问候³⁸。班禅暂息多伦诺尔期间，毕力克图诺们罕又先后拜谒班禅三次³⁹。紧接着，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的一件寄信档记载：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诚谋英勇公、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襄伯字寄驻藏办事大臣等。

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著寄信庆麟等。管理多伦诺尔等处寺庙之札萨克达喇嘛毕里克图诺们汗病故，以济咙呼图克图补放此缺。伊赴藏学习修德以来，已七年有余，据闻伊造诣已深，学有所成。今补放伊为管理多伦诺尔等寺庙札萨克达喇嘛。著将此寄信庆麟等，传谕济咙呼图克图，令其即行回来。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将此抄一份，装铃印封套内，发送庆麟。⁴⁰

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札萨克达喇嘛毕力克图诺们罕圆寂。据《策默林第一任摄政阿旺楚成传》载，多伦诺尔寺为超度毕力克图诺们罕事宜曾派使入藏，

37 《掌管多伦诺尔寺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兴法师毕里克图诺们罕善因寺达喇嘛罗木兰占巴占巴丹津及副达喇嘛噶卜楚罗布桑丹达尔为察布丹等四喇嘛俸银事致归化城副都统之咨文》（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下），2013：488-489。

38 嘉木样·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祈顺来、李钟霖校：《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455。

39 嘉木样·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祈顺来、李钟霖校：《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1990：456、462、463。

40 《寄谕驻藏办事大臣庆麟等著补放济咙呼图克图为多诺尔寺庙达喇嘛》（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案译编》第二十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478-479。

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使者拜见一世策墨林⁴¹。综上所述，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之间，毕力克图诺们罕担任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

毕力克图诺们罕圆寂之后，乾隆皇帝本想让八世济咙呼图克图伊什罗布桑丹毕袞布（1759—1810年）出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⁴²。乾隆皇帝的这一考虑，与八世济咙呼图克图本人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之间驻锡多伦诺尔的履历有一定的关系。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传谕正在哲蚌寺学经的八世济咙呼图克图前来补多伦诺尔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之缺⁴³。上谕传到拉萨的第一时间，济咙呼图克图未能及时启程，而是通过时任驻藏大臣庆麟等请旨迟至来年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赴多伦诺尔就任。到了来年，济咙呼图克图从拉萨启程赴多伦诺尔，不料，廓尔喀入侵西藏事件的爆发，直接导致其中途折回拉萨复职⁴⁴。

乾隆皇帝让八世济咙呼图克图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计划落空后，派三世拉果呼图克图担任多伦诺尔掌印札萨克达喇嘛。该世拉果呼图克图为三世章嘉侄子⁴⁵，名什喇布垂恩珠尔⁴⁶，青海广惠寺高僧，驻京呼图克图。《蒙藏佛教史》记载：

二世拉果呼图克图，乾隆二十二年转世。三十年来京当差。五十四年，奉旨补授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嘉庆元年，兼授章嘉呼图克图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⁴⁷

可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世拉果呼图克图出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关于其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期间的一些零星事迹，如下八件蒙古文档案抬头及落款时间（表二）显示：

41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策默林第一任摄政阿旺楚成传》（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1056、1060。

42 《著以济隆呼图克图补放多伦诺尔札萨克喇嘛事之上谕》（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二日），《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下），2016：1205。

43 《寄谕驻藏办事大臣庆麟等著准济咙呼图克图取道西宁走蒙古草地前来》（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案译编》第二十一册，2011：436。

44 《著派济隆呼图克图协助达赖喇嘛办理藏地事务之上谕》（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二日），《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下），2016：1222。

45 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2007：290。

46 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祈顺来、李钟霖校：《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1990：53。

47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2009：205。

表二

档案抬头原文之汉译	文书落款时间
1.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之书 ⁴⁸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2.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 ⁴⁹	嘉庆四年二月初一日
3. 暂署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印务之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伦珠布达木齐 ⁵⁰	嘉庆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4. 署理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印务之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喇克巴如布达木确 ⁵¹	嘉庆六年四月二十日
5. 暂署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之印务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伦珠布达木齐之书 ⁵²	嘉庆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6.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之书 ⁵³	嘉庆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7.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之书 ⁵⁴	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8.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之书 ⁵⁵	嘉庆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实际上，八件蒙古文档案的抬头及成文时间为三世拉果呼图克图在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十五年之间的任职情况的局部反映。从《蒙藏佛教史》载“嘉庆十六年，进藏迎章

- 48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为催促驻锡本寺僧侣法服所需资费事致札萨克贝子色旺喇什文》（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日），《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档案》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285-286。
- 49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为如数催收驻锡本寺格隆什喇布扎木措、楚达木等需钱粮事致阿拉善旗文》（嘉庆四年二月初一日），《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历史档案》第10卷，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6：219。
- 50 《署理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之印务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伦珠布达木齐为告知已接收驻锡本寺之格隆什喇布扎木素、楚得木达尔济钱粮事致阿拉善亲王文》（嘉庆六年正月二十二日），《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历史档案》第10卷，2016：351。
- 51 《署理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印务之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喇克巴如布达木确为派人送来诵经喇嘛察布丹等人钱粮及修缮禅房之银两事致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之咨文》（嘉庆六年四月二十日），《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清代蒙古文档案选编》（下），2013：571-572。
- 52 《署理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为劝缴本寺房舍维修用度事致阿拉善亲王文》（嘉庆七年正月二十一日），《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历史档案》第10卷，2016：415。
- 53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之文》（嘉庆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历史档案》第10卷，2016：459。
- 54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为如数催收驻锡本寺僧侣二名所需钱粮事致阿拉善和硕亲王文》（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历史档案》第11卷，2016：5。
- 55 《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拉果呼图克图为知照修缮僧人楚德木达尔济、仲翥僧房所需资费事致阿拉善亲王马哈巴拉文》（嘉庆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阿拉善和硕特旗蒙古文历史档案》第11卷，2016：455。

嘉国师，于嘉庆十八年到京，旋即圆寂。”⁵⁶可见，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世拉果呼图克图进藏迎接四世章嘉，并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圆寂，其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的任期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

三世拉果呼图克图圆寂之后，由驻京呼图克图四世阿嘉呼图克图罗布藏札木养札木苏（1768—1816年）继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对此《蒙藏佛教史》记载：

乾隆五十一年来京，晋謁高宗，消除呼毕勒罕名号。五十二年，请假回籍，研究经典。五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晋京，蒙奖“聪颖异常、贯悟真经”等语；简放札萨克达喇嘛，管理福佑寺事务；所有前辈恩赏敕物，照旧应用。嘉庆三年，简放札萨克达喇嘛及副札萨克达喇嘛之职。是年奉旨遣往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传经，相历数年，因功加给“显能禅师”封号，赐“述道禅师”印一顆。又奉旨飭掌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处事务。⁵⁷

《蒙藏佛教史》载“又奉旨飭掌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处事务”，实指四世阿嘉呼图克图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史实。其担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确切时间为嘉庆十六年（1811年）年末⁵⁸，即嘉庆十六年三世拉果呼图克图为迎接四世章嘉进藏之后，四世阿嘉呼图克图担任札萨克达喇嘛。嘉庆十八年十一月成书的一件藏文文本《上师瑜伽吉祥馈赠如意之宝》称四世阿嘉呼图克图为“多伦诺尔掌印喇嘛述道禅师诺们罕阿嘉呼图克图”⁵⁹（མཆོ་བདུན་ཐམ་ཀ་ལྷ་མ་བཟུང་སྤེལ་བྱེད་མཆན་ལྷན་ནི་མིན་ཏན་ཨ་ཁྱ་ཉི་ཤོག་བྱུ་），一件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月十五日的蒙古文档案抬头称：“暂署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阐扬政教显能禅师阿嘉呼图克图印务之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伦鲁布达木垂”⁶⁰，此载可证当年阿嘉呼图克图在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之实。阿嘉呼图克图担任札萨克达喇嘛任期较短，不久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圆寂⁶¹。

56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2009：205。

57 释妙舟：《蒙藏佛教史》，2009：209。

5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奏报新任多伦诺尔达喇嘛之阿嘉呼图克图恳请秋后启程赴任折》嘉庆十六年四月，编号：03-0199-3799-015。

59 ལྷ་མ་རྩལ་འབྱོར་བདེ་ལེགས་རབ་སྒྲེར་ཡིད་བཞིན་ནོར་བུ། 上师瑜伽吉祥馈赠如意之宝，W1NLM6924：21（下）。

60 《暂署总管多伦诺尔寺喇嘛班第之札萨克达喇嘛阐扬政教显能禅师阿嘉呼图克图印务之善因寺达喇嘛兰占巴伦鲁布达木垂为选派学僧和不误学僧钱粮事致札萨克贝子色旺扎什文》（嘉庆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档案》第2卷，2011：495-496。

61 《理藩院奏请准阿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来京居住事折》（道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下），2016：1576。

四世阿嘉呼图克图圆寂后，由二世那木喀呼图克图济克木德那木喀（1768—1821年）继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⁶²。那木喀呼图克图担任札萨克达喇嘛任期也较为短暂，上任不久，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二月便圆寂。⁶³

表三 康雍乾嘉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喇嘛人事更替情况

	札萨克达喇嘛	在任时间
首任	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却丹	1701—1714 年
第二任	第一世锡呼图诺颜绰尔济	1715—1723 年
第三任	甘珠尔巴诺们罕罗布桑簇勒提木?	? —1733 年
第四任	二世拉果呼图克图却扎什	1734—1756 年
第五任	二世噶勒丹锡呼图罗布桑丹毕尼玛	1756—1762 年
第六任	毕力克图诺们罕阿旺丹津	1762—1788 年
第七任	三世拉果呼图克图喇布垂恩珠尔	1789—1810 年
第八任	四世阿嘉呼图克图罗布藏札木养札木苏	1811—1816 年
第九任	二世那木喀呼图克图济克木德那木喀	1816—1820 年

综上所述，自康熙朝至嘉庆朝期间，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锡呼图诺颜绰尔济、甘珠尔巴呼图克图、二世拉果呼图克图、二世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毕力克图诺们罕、三世拉果呼图克图、四世阿嘉呼图克图、二世那木喀呼图克图等九位高僧相继担任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至此，我们对康熙朝至嘉庆朝期间历任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有了初步的澄清，并对多伦诺尔札萨克达喇嘛的派驻及其相互接替职位情况有了基本认识。

三、小结及余论

本文通过对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喇嘛的考述得出如下基本史实并提出未来之研究展望。

在清廷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多伦诺尔地区曾发挥枢纽性作用。一方面，多

62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察哈尔八旗都统掌印梅林章京袞楚克策凌为令照顾送往阿嘉呼图克图灵柩之阿里亚班第达等事致咨阿拉善札萨克亲王玛哈巴拉》嘉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

63 《清实录》第3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

伦诺尔作为自京师北上蒙古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冲，在清朝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战略性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藏传佛教高僧在清廷治国理政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多伦诺尔寺的札萨克达喇嘛通常由驻京的呼图克图担任。这一安排凸显了其宗教与政治的双重重要性。随着在此建立寺院，蒙古地区逐步产生一个以多伦诺尔寺为中心的“佛教中心”，当地因多由驻京呼图克图坐镇等诸因素，其影响甚至盖过明末清初建立的著名的“佛教中心”呼和浩特（召城）、锡勒图库伦，随之该地宗教与政治枢纽地位迅速提升。政治因素方面，清廷在多伦诺尔建寺并派驻札萨克达喇嘛，这一举措看似与通过多伦诺尔会盟实现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政治统一有着某种联系，某种特殊意义的象征。然而，从多伦诺尔寺所处察哈尔蒙古游牧地地理位置来看，清廷在此建寺的初衷可能更多是出于对曾经作为汗权直辖中央蒙古察哈尔部的政治顾虑。

札萨克达喇嘛总管多伦诺尔寺日常事务。“札萨克达喇嘛”作为清代藏传佛教行政管理职位，实则藏传佛教在中原内地和蒙古地区传播过程中的制度性体现，或言藏传佛教与满蒙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并在中原、蒙古地区传播的产物。在传统西藏政治、宗教制度中，并不存在蒙古语“札萨克”和满语“达”（da，指“首领”“长官”“头目”等）的官职，在此将“札萨克达喇嘛”的意义理解为“札萨克首领或长官喇嘛”。这一官职的产生反映着藏传佛教在中原内地和蒙古地区的本土化，以及经历制度层面的改造。达（da）的例子常见的有司匙长（anakvi da）、尚膳正（amsu i da）、牧长（adun i da）、族长（mukvn i da）等等，相关问题在此不便展开讨论，待另文专述。在多伦诺尔寺有蒙藏地区著名的十四大呼图克图的庙仓，这些庙仓是与章嘉呼图克图、噶勒丹锡呼图呼图克图、敏珠尔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拉果呼图克图、那木喀呼图克图、毕力克图诺们罕等众呼图克图在多伦诺尔担任札萨克达喇嘛密不可分，是他们的个人财产，由专人负责管理。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的人事任命并非像一般寺院的呼图克图那样通过转世来世袭职位，而是直接由中央行政机构理藩院从驻京呼图克图中选派，从而达到有效管理地方佛教事务的目的。

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的人事更替反映，历任札萨克达喇嘛的任职时间并不固定，有的从上任直到圆寂，有的则中途调任他处。札萨克达喇嘛大多是在西藏或北京求学、任职经历的青海籍高僧。这一特点反映清廷在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政策上所采取的平衡策略，即通过派驻札萨克达喇嘛管理蒙古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很大程度上考量了作为藏传佛教文化腹地的西藏与蒙古地区佛教之间的平衡关系，其间札萨克达喇嘛发挥了中转或协调作用。札萨克达喇嘛是清廷任命的僧官，皇帝意志的代表，它的政教活动不受西藏地方佛教权力的左右，也制衡着蒙古地区佛教事务过度依赖西藏地方佛教权力。而

这一作用恰体现在了札萨克达喇嘛的人事更替。

多伦诺尔寺札萨克达喇嘛自康熙朝派驻以来，一直延续至清末，未曾间断。理清雍乾嘉时期的札萨克达喇嘛对于多伦诺尔佛教史研究而言，不失为重要的一步。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清楚这一时期历任札萨克达喇嘛的情况，显然无法为整体考察清代多伦诺尔佛教历史提供一个有效的研究窗口。只有完整地考述清楚清代多伦诺尔历任札萨克达喇嘛，我们才能深入研究多伦诺尔佛教史，乃至漠南蒙古佛教史。因此，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余地，例如，道光朝到清末期间的多伦诺尔寺历任札萨克达喇嘛，以及作为权力轴心的札萨克达喇嘛在多伦诺尔寺的佛教事务运作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在清廷与蒙古地区的政治互动中扮演的具体角色等等议题。

◆ 苏都必力格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藏档案》执行编辑
呼和 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讲师

eight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1730) took place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s relocation to the Kham region and the rising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Sichuan-Xizang route within the Qing dynasty's governance of Xizang. A series of robberies along the Sichuan-Xizang route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1729)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year not only threatened the safety of the Seventh Dalai Lama but also obstructed the Qing court's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Xizang via this corridor, prompting the Qing court to dispatch over ten thousand troops for a "suppression" campaign. This military action constitutes the second Nyarong battle launched by the Qing dynasty and should not be conflated with the first Nyarong battle that spanned from 1728 to 1729 (the sixth to seventh years of the Yongzheng reign). The Qing general, Ma Guang 马光, hastily withdrew his forces without capturing all the primary culprits. Far from deterring the bandits, this premature withdrawal left behind the critical root cause for why the "Nyarong Question" could not be fundamentally resolved for a long time thereafter.

A Study on the Successive Incarnations of the Zasak Da Lama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and Jiaqing Reigns

Sodbilig Huhe-Borjigid

(Archives of Xiza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llowing the Dolonnor Alliance, the Qing court successively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Huizong 汇宗寺 and Shanyin 善因寺 monasteries in Dolonnor, and stationed a Zasak Da Lama to oversee the monastic community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Consequently, Dolonnor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Buddhist centers of Inner Mongolia, south of the Gobi Desert. By examining the personnel successions of successive Zasak Da Lamas of the Dolonnor monasteries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most Zasak Da Lamas from Dolonnor were eminent monks hailing from Qinghai who had either studied or served in Xizang or Beijing. This characteristic reflects the balancing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Qing court regarding its Buddhist policy towards Mongolia. Appointing Zasak Da Lamas to manage Buddhist affairs in Mongolia, in other words, allowed the Zasak Da Lamas to serve as a bridge linking the two regions and to maintain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s of Xizang and Mongolia.